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周作人散文
关于命运

林贤治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周作人散文

关于命运

林贤治 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关于命运：周作人散文 / 周作人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 1

(现代散文八家书系 / 林贤治主编)

ISBN 978-7-5360-6616-8

I. ①关…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1499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揭莉琳

技术编辑：凌春梅

装帧设计：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印 张 9.625 2 插页

字 数 220,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编者说

古人把人生比作“逆旅”，于是便有了“多歧路”之说。
周作人在题名为《歧路》的诗中写道：

荒野上许多足迹，
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
有向东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
我的性灵使我相信是这样的。
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
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1

这是时代的困惑，也是个人的困惑。鲁迅的急进，虽然有过“荷戟独彷徨”的时候，但是毕竟作着“绝望的抗战”，终于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为“民族魂”。而鲁迅的二弟周作人，用郁达夫的话说，行动“比鲁迅夷犹”，“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负牺牲，是无益的，所以就走进了十字街头的塔”；由

于观念不同，终与鲁迅分道扬镳。

周作人，生于1885年，青少年时期走着同鲁迅几乎复合的道路：曾经就读于三味书屋，在家庭和私塾中，为旧学所熏陶；曾经进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初步接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影响；曾经被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与鲁迅一起筹办《新生》，提倡文艺运动，介绍外国文学。辛亥革命前，他返回故乡绍兴，也如同鲁迅一样，从事教育工作。1917年春来到北京，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并先后在多所高校兼职。“五四”前后，他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起，积极倡导新文学运动。他撰写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成了这次历史运动的重要文献；他的翻译，以及白话诗文创作，也都成为新文学的一部分，一时蜚声文坛。

2

在女师大事件和“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发表系列文章，抨击反动的军阀政府及“现代评论派”的帮闲文人。在“四·一二”大屠杀中，他也曾有过愤怒与抗争，表明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应有的立场。从“五四”到1927年，是周作人一生的“黄金时期”；这期间的散文创作及批评文字，有《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虎集》，《谈龙集》等集子多种。他同时发扬了身上的“叛徒”和“隐士”的两面，既“浮躁凌厉”，在新文化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战斗作用；又害怕“过火”，“极慕着作文的平淡自然的境地”，以初步尝试即趋成熟的风格，拓展散文小品的道路，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1928年到1937年，周作人出版的散文集有《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等。文章的题材也多取草木虫鱼之类，在平和冲淡的

基础上，形成了个人的鲜明的艺术特色。从此，“两峰对峙，双水分流”，分别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散文小品，便以迥乎不同的风貌，构成为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奇观。

“七七”事变后，周作人留居北平。沦陷期间，曾发表过数百篇文章，出版过散文集《秉烛谈》、《药味录》等数种。建国后，著译不辍，1967年在北京病逝。

对周作人的文学成就最早给予历史性评价的是胡适。他称之为“美文”，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指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1923年，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刚刚出版，郭沫若便立即著文表达读后的喜悦之情；直到1937年，还在文章中称周作人为“我们的知堂”，是“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郁达夫称赞周作人的文体与鲁迅的匕首式不同，“舒徐自在”，经久耐读，风格“湛然和蔼，出诸反语”，思想平实而深远。进入30年代，“周作人现象”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其中，有来自左派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来自自由主义作家的赞美；废名、苏雪林、朱光潜、沈从文等，对周作人都有着很高的评价。应当指出，有些评价是明显失当的。后来，由于周作人个人的政治变化，以及种种社会原因，也曾一度影响了对于他的文学成就的客观评价。

在社会人生观方面，周作人是一个十分复杂矛盾的人物。正如他所说，心头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在反叛传统社会的同时，又欣赏和着意保留封建士大夫的某些观念和趣味。

至于为文，也是“一半为的是自己高兴，一半也想给读者一点好处”；虽则追求冲和平淡，结果仍如他所说，平淡的文章在他“手底下永远是没有”。但总的说来，他究竟偏于冷静、保守，又“无往而不适”。他重理性，重知识，引经据典，左右逢源，固然可以使读者多所感悟，把死书读活，但有的“掉书袋”未免太拙直了些，多少显得散漫支离，流于繁琐。他崇自然，尚朴素，却也往往因此有损丰神，失之枯涩苍老。或曰：有一利必有一弊，大约这是很难求全的罢？

关于命运

我近来很有点相信命运。那么难道我竟去请教某法师某星士，要他指点我的流年或终身的吉凶么？那也未必。这些要知道我自己都可以知道，因为知道自己应该无过于自己。我相信命运，所凭的不是吾家易经神课，却是人家的科学术数。我说命，这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二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这个字读如数学之数，并非虚无飘渺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目，有如从甲乙两个已知数做出来的答案，虽曰未知数而实乃是定数也。要查这个定数须要一本对数表，这就是历史。好几年前我就劝人关门读史，觉得比读经还要紧还有用，因为经至多不过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我自己读过一部《纲鉴易知录》，觉得得益匪浅，此外还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汇编》，这些也是必读之书，近时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盖因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

日本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十章，其《浮世绘之鉴

赏》第五节论日本与比利时美术的比较，有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着此法制者的。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消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又第三节中论江户时代木板画的悲哀的色彩云：

“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娼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强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面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荷风写此文

时在大正二年（1913）正月，已发如此慨叹，二十年后的今日不知更怎么说，近几年的政局正是明治维新的平反，“幕府”复活，不过是一阶级而非一家系的，岂非建久以来七百余年的征夷大将军的威力太大，六十年的尊王攘夷的努力丝毫不能动摇，反而自己没落了么？以上是日本的好例。

我们中国又如何呢？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罢。清许善长著《碧声吟馆谈麈》卷四有论八股一则，中有云：

“功令以时文取士，不得不为时文。代圣贤立言，未始不是，然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于此而欲征其品行，觐其经济，真隔膜矣。卢抱经学士云，时文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自是通论。至景范之言曰，秦坑儒不过四百，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则深恶而痛疾之也。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至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如许氏说则其为害反是很大。明张岱的意见与许氏同，其《与李砚翁书》云：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终始。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来者亦有君子。……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笏劝进之周钟，以至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

目录

编者说	1
关于命运	1
关于命运之二	6
思想革命	10
祖先崇拜	13
国粹与欧化	16
谈儒家	19
关于英雄崇拜	22
贵族的与平民的	25
北沟沿通信	28
娼女礼赞	34
哑巴礼赞	38
麻醉礼赞	41
奴才礼赞	44
生活之艺术	46
我们的敌人	49

情理	52
常识	54
责任	56
畏天悯人	58
死之默想	62
无鬼论	65
伟大的捕风	68
初恋	71
狗抓地毯	73
上下身	76
论性道德书	79
葛理斯的话	83
家之上下四旁	86
中年	94
老年	98
两个鬼	102
两个鬼的文章	104
黑背心	110
吃烈士	114
代快邮	116
关于家训	120
教训之无用	124
十字街头的塔	126
沉默	129
论泄气	132
论骂人	134

闭户读书论	137
读禁书	140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143
读书的经验	145
入厕读书	149
《镜花缘》	153
谈文	156
再谈文	158
论八股文	160
关于写文章	165
关于写文章二	168
本色	171
文艺上的异物	174
情书写法	178
死法	180
偶感（选录）	184
唁辞	188
关于活埋	191
关于扫墓	199
寻路的人	202
乌篷船	204
玩具	207
爆竹	210
南北的点心	212
吃饭与吃面包	218
吃菜	220

天下第一的豆腐	224
吃蟹	226
古代的酒	228
谈酒	229
谈酒二	233
吃茶	235
吃茶二	238
关于苦茶	241
北京的茶食	245
北平的春天	247
北平的好坏	250
苦雨	255
故乡的野菜	259
菱角	262
草木虫鱼小引	265
苍蝇	268
萤火	272
鸟声	278
鸟声二	280
谈养鸟	283
梅兰竹菊	287
爱竹	290
两株树	292

关于命运

我近来很有点相信命运。那么难道我竟去请教某法师某星士，要他指点我的流年或终身的吉凶么？那也未必。这些要知道我自己都可以知道，因为知道自己应该无过于自己。我相信命运，所凭的不是吾家易经神课，却是人家的科学术数。我说命，这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我说运，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二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这个字读如数学之数，并非虚无飘渺的话，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目，有如从甲乙两个已知数做出来的答案，虽曰未知数而实乃是定数也。要查这个定数须要一本对数表，这就是历史。好几年前我就劝人关门读史，觉得比读经还要紧还有用，因为经至多不过是一套准提咒罢了，史却是一座孽镜台，他能给我们照出前因后果来也。我自己读过一部《纲鉴易知录》，觉得得益匪浅，此外还有《明季南北略》和《明季稗史汇编》，这些也是必读之书，近时印行的《南明野史》可以加在上面，盖因现在情形很像明季也。

日本永井荷风著《江户艺术论》十章，其《浮世绘之鉴

赏》第五节论日本与比利时美术的比较，有云：

“我反省自己是什么呢，我非威耳哈伦（Verhaeren）似的比利时人而是日本人也，生来就和他们的运命及境遇迥异的东洋人也。恋爱的至情不必说了，凡对于异性之性欲的感觉悉视为最大的罪恶，我辈即奉戴着此法制者的。承受‘胜不过啼哭的小孩和地主’的教训的人类也，知道‘说话则唇寒’的国民也。使威耳哈伦感奋的那滴着鲜血的肥羊肉与芳醇的蒲桃酒与强壮的妇女的绘画，都于我有什么用呢。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妓的姿态使我喜。卖消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天木叶，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无常无告无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于我都是可怀。”又第三节中论江户时代木板画的悲哀的色彩云：

“这暗示出那样暗黑时代的恐怖与悲哀与疲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正如闻娟妇啜泣的微声，深不能忘记那悲苦无告的色调。我与现社会相接触，常见强者之极其强暴而感到义愤的时候，想起这无告的色彩之美，因了潜存的哀诉的旋律面将暗黑的过去再现出来，我忽然了解东洋固有的专制的精神之为何，深悟空言正义之不免为愚了。希腊美术发生于以亚坡隆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则由与虫豸同样的平民之手制作于日光晒不到的小胡同的杂院里。现在虽云时代全已变革，要之只是外观罢了。若以合理的眼光一看破其外皮，则武断政治的精神与百年以前毫无所异。江户木板画之悲哀的色彩至今全无时间的间隔，深深沁入我们的胸底，常传亲密的私语者，盖非偶然也。”荷风写此文

时在大正二年（1913）正月，已发如此慨叹，二十年后的今日不知更怎么说，近几年的政局正是明治维新的平反，“幕府”复活，不过是一阶级而非一家系的，岂非建久以来七百余年的征夷大将军的威力太大，六十年的尊王攘夷的努力丝毫不能动摇，反而自己没落了么？以上是日本的好例。

我们中国又如何呢？我说现今很像明末，虽然有些热心的文人学士听了要不高兴，其实是无可讳言的。我们且不谈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等，只说八股和党社这两件事罢。清许善长著《碧声吟馆谈麈》卷四有论八股一则，中有云：

“功令以时文取士，不得不为时文。代圣贤立言，未始不是，然就题作文，各肖口吻，正如优孟衣冠，于此而欲征其品行，规其经济，真隔膜矣。卢抱经学士云，时文验其所学而非所以为学也，自是通论。至景范之言曰，秦坑儒不过四百，八股坑人极于天下后世，则深恶而痛疾之也。明末东林党祸惨酷尤烈，竟谓天子可欺，九庙可毁，神州可陆沉，而门户体面决不可失，终至于亡国败家而不悔，虽曰气运使然，究不知是何居心也。”明季士大夫结党以讲道学，结社以作八股，举世推重，却不知其于国家有何用处，如许氏说则其为害反是很大。明张岱的意见与许氏同，其《与李砚翁书》云：

“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祐之党碑，风波水火，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朋党之祸与国家相为终始。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来者亦有君子。……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笏劝进之周钟，以至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